



## 論『孽海花』的兩次修改和兩次續寫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0-08-09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顧, 春芳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doi.org/10.24729/00006226">https://doi.org/10.24729/00006226</a>

# 論『孽海花』的兩次修改和兩次續寫

顧 春 芳

## 序 言

曾樸（一八七二—一九三五）的『孽海花』是一部曾在清末社會上產生過巨大影響的小說。它以清末的名妓傅彩雲和狀元洪鈞作為書中的主幹。洪鈞作為當時清政府的外交官，帶着夫人傅彩雲出使歐洲各國，與清末三十年的政治外交以及當時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都有着密不可分的人際關係。作者在展開主人公外交生活的同時，又穿插了反映清王朝宮廷內部的淫亂、當政者的昏庸、官吏的貪污腐化，以及當時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各種描寫。通過這清末三十年的各種遺聞逸事的描寫，來反對清王朝的專制專政和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思想，並暗示了種族革命。由於『孽海花』這部小說在思想內容上能迎合當時民衆的反對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的要求，所以在出版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阿英（一九〇〇—一九七七）的『晚清小說史』中就這樣說道：『孽海花』在當時影響極大，不到一、二年，竟再版至十五次，銷行至五萬部之多。<sup>①</sup>這在當時可是個了不起的數字。

而且又因為『孽海花』這部小說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社會上的各種現象，暴露了清王朝的各種時弊，對當時清王朝的封建專制和腐敗政治給予了一定的揭露和批判。所以在文學史上又與吳沃堯（一八六六—一九一〇）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李寶嘉（一八六七—一九〇七）的『官場現形記』、劉鸞（一八五七—一九〇九）的『老殘遊記』被稱為中國清

末的「四大譴責小說」。

可是曾樸的這部名振一時的『孽海花』在新中國的文壇上並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這就是學術界的關於曾樸對『孽海花』的兩次修改和兩次續寫的評價。

目前我們通常讀到的『孽海花』，實際上是經過了曾樸的兩次修改和兩次續寫：第一次是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七年曾樸在辦「小說林書社」時對金天翮（一八七三—一九四七）草就的前六回（一九〇三年第八期『江蘇』曾刊登過第一、第二回）進行修改，並續寫至第二十五回；第二次則為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曾樸在開真美善書店時對前二十五回進行了修改並續寫至三十五回。（以下把這三個本子分別簡稱為金本、小說林本、真美善本。）對於這兩次修改和兩次續寫，從阿英的『晚清小說史』到魏紹昌的『孽海花資料』<sup>②</sup>，以及近年來的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中國小說史』<sup>③</sup>和單篇論文，幾乎衆口一辭，認為思想性越改越差。『中國小說史』中就這樣寫道：<sup>④</sup>

由於曾樸和金天翮的思想並不一致，加上曾樸晚年走向反動，喪失了早年的一些進步傾向，不僅經過「點竄塗改」後的曾本與金氏原作（今天只能見到前兩回）有所不同，即他自己的改本與原本也有很大的差異。（省略）改本將原本中的進步內容和革命詞句大加刪削，藝術上雖有所提高，思想性却明顯地減弱了。

在這里，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中國小說史』的作者特別強調指出了這

兩點：其一是不僅經過曾樸第一次修改的『孽海花』與金氏的原作有着很大的不同，就是曾樸自己的第二次改本（真善美本）也與他自己的原本（小說林本）有着很大的不同。這個不同就是改本將原本中的進步內容和革命詞句大加刪削，使改本的思想性減弱了。其二是把這一切原因都歸咎於曾樸的思想不如金天翻進步，還有就是曾樸晚年喪失了早年的進步思想。

對於這兩點，筆者覺得有一定的疑問。因為事實上在當時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的是曾樸的『孽海花』，而不是金氏的。再者曾樸的『孽海花』出版後，錢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在『新青年』雜誌上稱其為清末一流的長篇白話小說。『新青年』雜誌是當時進步文學青年創辦的刊物，這也就是說，曾樸的『孽海花』的進步性是得到了當時及以後的文學界進步人士的認可的。所以說以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中國小說史』為代表的這一說法是否正確，值得推究。為了弄清這個問題，筆者將金本、小說林本、真善美本的『孽海花』進行了全面的校讀。同時又對原作和改作時的時代背景以及曾樸的思想立場等作了全面的考察。從校讀和考察後得出的結論來看，發現以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中國小說史』為代表的這一說法很難成立。本文就在比較改作和原作異同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和作者思想觀點等的考察來展開論述，試證明經過曾樸改作和續寫的『孽海花』的合理性和進步性。

## 一、關於第一次改作和續寫

在這一章里主要想談談曾樸對『孽海花』的第一次改作和續寫（小說林本）。

首先想說明的是：小說林本與金本的出入並不多。為了便于說明問

題，筆者在下表中把兩者不同的地方都列了出來。因金本現在只能見到第一回和第二回，所以下表就只列出金本的第一、第二回與小說林本的第一、第二回的（小說林本因原本很難見到，以『孽海花資料』中刊載的為依據）不同處。

「表」

一、金本一一五頁二行 直薄倖

小說林本二頁二行 真薄幸

二、金本一一五頁三行 閒氣

小說林本二頁三行 閒氣

三、金本一一五頁七行 如今先說出一個極野蠻奴隸的不自由國

小說林本二頁七行 如今先說個極野蠻自由的奴隸國

四、金本一一六頁一行 中央緯度在北緯三十度之中經度為東經一百十

度 小說林本二頁九行 地近北緯三十度，東經一百十度

五、金本一一六頁四行 獻媚異種的性格，傳下一種怎麼運命、怎麼因

果。 小說林本二頁一二、一三行 獻媚異種的性格，傳下來一種什麼運

命、什麼因果。

六、金本一一六頁五行 呂政、成吉斯汗、飛蝶南、路易十四的地位。

小說林本二頁一二、一三行 呂政、奧古士都、成吉思汗、路易十

四的地位。 七、金本一一六頁七行 頑也頑到馮道、范文程的地位，秀也秀到揚雄、

錢謙益的地位 小說林本三頁一行 頑也頑到馮道、錢謙益的地位，秀也秀到揚雄、

趙子昂的地位

趙子昂的地位

錢謙益的地位

小說林本三頁一行 頑也頑到馮道、錢謙益的地位，秀也秀到揚雄、

趙子昂的地位

八、金本一一六頁七行 而且那島是從古

小說林本三頁一行 而且那島從古

九、金本一一六頁九行 有吃着

小說林本三頁三行 有吃着著

一〇、金本一一六頁九行 是自由極樂之國

小說林本三頁三行 是個自由極樂之國

一一、金本一一六頁一〇行 約在十九世紀

小說林本三頁四行 約莫十九世紀中段

一二、金本一一六頁一一行 這 nolow 島

小說林本三頁四行 那奴樂島

一三、金本一一六頁一一行 那時島根

小說林本三頁五行 那時這島根

一四、金本一一六頁一二行 誰知一般

小說林本三頁五行 誰知那一般

一五、金本一一六頁一三行 禁不得風潮日噬月蝕

小說林本三頁七行 禁不得月噬日蝕

一六、金本一一六頁一三行 一千九百零三年

小說林本三頁七行 一千九百零四年

一七、金本一一七頁一行 嘆

小說林本三頁七行 嘆、嘆、嘆、

一八、金本一一七頁一行 那 nolow 島

小說林本三頁八行 那奴樂島

一九、金本一一七頁三行 中國

小說林本三頁九行 那中國

二〇、金本一一七頁四行？一一七頁一〇行省略（一八八字）

小說林本三頁一行？五頁三行二五字止省略（七九〇字）

二一、金本一一七頁五行 到說

小說林本一二頁八行 倒說

二二、金本一一七頁一〇行 到也

小說林本一二頁二行 倒也

二三、金本一一八頁一行 絮果離奇，抑亦足翻

小說林本五頁六行 絮果迷離，抑亦可翻

二四、金本一一八頁四行 遊幕 Chilfu

小說林本五頁九行 遊幕 Sangton

二五、金本一一八頁四行 以子晉吹笙之技

小說林本五頁八、九行 以子晉吹簫之技

二六、金本一一八頁六行 某君領之遂去

小說林本五頁一一行 某君領之

二七、金本一一八頁九行 故人之意

小說林本五頁一三行 故人之誼

二八、金本一一八頁一二行 駭魂攝魄

小說林本六頁一行 駭魂攝魄

二九、金本一一八頁一三行 冤孽

小說林本六頁二行 冤孽

三〇、金本一一九頁二行？一一九頁六行省略（二〇九字）

小說林本六頁三行的第九字？一〇頁一五行省略（一四八七字）

三一、金本一一九頁三行 好象……是的

小說林本一四頁四行 好象……似的

三二、金本一一九頁七行 世界強權俄人割地，科名佳話学究談天

小說林本一五頁二行 金榜誤人香魂墜地，杏林話旧茗客談天

三三、金本一一九頁八行、一二二頁一行省略（二〇二七字）

小說林本一五頁自回目後開始、一九頁一四行的第三三字止省略  
（二五〇六字）

三四、金本一一九頁二一行 □二子

小說林本二二頁二一行 第二子

三五、金本一二一頁八行 黑龍江的北地方

小說林本二四頁一行 黑龍江以北地方

三六、金本一二一頁二二行 怎麼樣

小說林本二四頁四行 怎麼樣

三七、金本一二一頁一行 這是同治五年，那時普天同慶

小說林本一九頁一四、一五行 斯時正是大清朝同治五年，大亂叛

平，普天同慶

三八、金本一二二頁二行 奏委

小說林本二〇頁一行 奏章

三九、金本一二二頁三行 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

小說林本二〇頁二行 蘇、松、常、鎮、太幾州

四〇、金本一二三頁四行 其間蘇州一府的人民

小說林本二〇頁三行 所以蘇州的人民

四一、金本一二三頁四、五行 年成又到了

小說林本二〇頁三行 年成又到了

四二、金本一二三頁五行 白稻

小說林本二〇頁四行 白折子

四三、金本一二二頁七行 過了蘆溝橋、桑幹河

小說林本二〇頁五、六行 過了蘆溝橋、渡了桑幹河

四四、金本一二二頁九行 第三名探花王文在，是山西稷山縣人；第二

名榜眼黃自元，是湖南善化縣人；第一名狀元洪鈞

小說林本二〇頁五、六行 第三名探花黃文載，是山西稷山人；第二名榜眼王慈源，是湖南善化人；第一名狀元是誰呢？却是姓金名

洵

四五、金本一二三頁二行 那白須的老者

小說林本二〇頁一三行 那有須的老者

四六、金本一二三頁四行 洪文卿

小說林本二〇頁一五行 金雲青

四七、金本一二三頁八行 自後

小說林本二二頁四行 自

四八、金本一二三頁一三行 弊業師潘伯寅

小說林本二二頁八行 世叔潘八瀛

四九、金本一二四頁二行 下座的少年接口道：師叔你說的話

小說林本二二頁一〇行 下座的一個中年接口道：吾兄說的話

五〇、金本一二四頁二行 直關係

小說林本二二頁一〇行 真關着

五一、金本一二四頁三行 文卿同窓兄

小說林本二二頁一一行 雲青同年兄

五二、金本一二四頁四行 爛熟

小說林本二二頁一一行 熟爛

五三、金本一二四頁六行 聽得

小說林本二二頁一四行 聽得說

五四、金本一二四頁七行 中年的忽望着外邊叫声道：南春兄。大家一

齊看去

小說林本二二頁一五行 上座中年的忽然望着外邊叫声道：肇廷

兄。”大家一齊看去。正是；磊落眼前多俊物，光華海上耀文星。

從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絕大部分只是文字上的修改，不過使語句流暢、簡潔而已，根本談不上損害作品的思想內容。其中個別地方看上去似乎與「思想性」略有關係，在此稍加分析如下：

A、關於第一回中隱喻中國的奴樂島，金本原稱為「極野蛮奴隸的自由國」。小說林本則改成「極野蛮自由的奴隸國」。粗看起來，把「自由」改成了「自由」，似乎減弱了揭露黑暗社會的作用。其實，這一字之差並無觸及其實質性的描寫。因為關於奴樂島的具體描寫，小說林本與金本仍然是相同的。書中這樣寫道：<sup>①</sup>

終年光景是天低雲黯，半陰不晴，所以天空新氣，是極缺乏的。

列位想々：那個人所靠着呼吸的天空氣，猶之那國民所靠着生活的自由，如何缺得？因是一般國民，沒有一個不是奄々一息，偷生苟活。……而且那島從古不與別國交通，所以別國也不曉得他的名字。

從古沒有呼吸世界自由的空氣，那國民却自以為是，有喫有著，有功名，有妻子，是個自由極樂之國。……天々歌舞快樂，富貴風流，撫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賞着自由之花。

從以上這些描寫中可以看到，奴樂島上的人們在客觀上是極不自由的，他們「從古沒有呼吸世界自由的空氣」，可是那裡的人們主觀上却認為自己是自由的，認為這裡是箇「自由極樂之國」。因為「那島從古不與別國交通」，所以那裡的人們對外面的世界是一無所知。他們並不渴求「天空新氣」和「世界自由的空氣」，他們對這一切是麻木不仁。對現實生活他們覺得很滿足，每天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這樣看來，曾樸把「不自由」改成「自由」，乃是將對奴樂島的客觀描寫改成突出其島上人們的主觀的精神狀態。這樣的改動，即使不能說比金本能更深刻地辛辣地嘲諷這一黑暗社會，那也實在不能說比金本保守、落後。

B、金本中第一回痛罵漢姦叛國者時，是這樣寫的：「那一般國民，

頑也頑到馮道、范文程的地位，秀也秀到揚雄、錢謙益的地位。」而曾樸則改成「頑也頑到馮道、錢謙益的地位，秀也秀到揚雄、趙子昂的地位。」這裡除了四人的次序顛倒之外，又將「范文程」改成了「趙子昂」。趙子昂是宋朝的宗室歸順元朝；而范文程是明代的秀才成為輔佐清王朝的大臣。如果說這是由於曾樸祇敢罵遙遠的趙子昂而不敢罵忠於清王朝的范文程的話，恐怕很難自圓其說。因為錢謙益也同樣降清，曾樸也照罵。根據當時修改的情況來看，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范文程這一名字相對來說比較冷僻，不為衆人所知曉，而趙子昂則不然，幾乎家喻戶曉，鑑於兩者情況類似，于是就取而代之。這也正象小說林本與此同時把金本中的「暴也暴到呂政、成吉斯汗、飛蝶南、路易十四的地位」中的「飛蝶南」改成「奧古士都」的情況一樣，並不能說明曾樸的思想比金天翹保守。

C、小說林本的第二回與金本的第二回確實有很大一部分是大不相同的。這在回目上就明顯可見。金本是「世界強權俄人割地，科名佳話學究談天」。小說林本則是「金榜誤人香魂墜地，杏林話旧茗客談天」。其中主要的不同是金本開頭着重描寫了俄國老沙皇的侵華歷史，並指出了現在俄國已強行割去了我國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右的地方，國家主權已危在旦夕，呼吁大家起來抵抗俄國的侵略。而小說林本則完全刪去了這大段內容，改寫成了我國科舉制度的歷史，強烈地控訴了封建科舉制度對人民的毒害，並把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封建專制君主。小說中痛心疾首地指出「這便是我國民一段最痛心的歷史」，「這便是歷代專制君主束縛我同胞最毒辣的手段」。<sup>②</sup>對小說林本作這樣大的改動，筆者認為並不能象有人說的那樣，是由於曾樸不敢描寫「反對帝國主義蠶食中國」。<sup>③</sup>其實只要考察一下當時的時代背景就會發現這完全是由於不

同的歷史條件造成的。金本的寫作年代是一九〇三年，正是俄國獨占東三省權益並拒絕從東三省撤兵之時，全國愛國人士的反俄呼聲非常之高。金天翮當時在上海積極參加了聲勢浩大的拒俄運動，這也必然在其作品中反映出人民的這種願望。可一九〇四年的形勢就大不相同了，那時爆發了日俄戰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為求得在帝國主義戰爭縫隙中的自立，就要求清政府施行憲政。於是對科舉制度的批判也就高漲了。曾樸的改本是在一九〇四年寫的，作這樣的修改正是為了適應這一新形勢。文章中大段的對於封建專制、科舉制度和異族統治的批判十分精彩，曾得到了不少評論家的稱道。例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就這樣說道：「這在當時是多麼大胆、透闢、反封建統治的議論」，「這不僅表示了反滿，而且還暗示了他的種族革命的主張」。從阿英的論述中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就是曾樸的修改在當時還是具有相當大的進步意義和現實性的。

從以上的幾點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曾樸的修改作了以下幾點工作：其一是在文字上作了一定的修改和潤色，使之更流暢，在藝術上更趨于完美。其二是使用了修辭中的反語手法，把「不自由」改成「自由」，從思想上強調了奴隸島的國民們的麻木不仁的精神狀態。其三是為了能使小說中列舉的歷史人物有一定的知名度，能為民衆所接受，將「范文程」改成了「趙子昂」。其四則是為了適應新時代的進步思潮，把反對科舉制度的內容搬進了小說，以取代沙俄侵華的歷史。綜合上述這幾點，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即曾樸的修改並未削弱金本的思想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時代的進步思潮，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增強了金本的思想性。而在藝術上則較之金本更臻于完美。

接着是關於第一次續寫，這次續寫曾樸基本上是按照他与金天翮共同商定的六十回回目進行的，特別是關係到重大政治事件和歷史的回目，

並未予以改換。假如說曾樸与金天翮原來的思想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曾樸力圖避免把『孽海花』寫成一個妓女的傳記或『海上花列傳』之類的作品，而想擴大其格局，使作品反映一代的政治歷史。關於這一點，曾樸在「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一文中說得很明白：

但是金君的原稿，過于注重主人公，不過描寫一個奇突的妓女，略帶些相關的時事，充其量能做成了李香君的『桃花扇』，陳圓圓的『蒼桑艷』，已算頂好的成績了。而且照此寫來，祇怕筆法上仍然跳不出『海上花列傳』的蹊徑。在我的意思却不然，想借用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的歷史，避去正面，專門把一些有趣的瑣聞逸事，來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較的廓大。

事實上的續寫也正是如此，續寫以傅彩雲為線索，全面地展開了晚清社會的廣闊圖景：宮廷內部的腐敗混亂，宦官當權，兩宮傾軋；官吏的賄賂公行，無所不為，對外國人則畏懼屈服，奴顏卑膝；封建知識分子的醉生夢死，麻木不仁；正直、愛國的清廷官員与進步知識分子的慷慨激昂；革命運動的興起等々。通過這些描寫，揭示了清王朝的統治走向崩潰的必然性。在續寫中，曾樸對孫中山、陳千秋等人領導的革命運動深表同情，寫孫中山、史堅如等革命黨人時則是推崇備至，極力贊揚，反映了一定的進步的民主主義的思想。這在當時說來，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的。綜上所述，可見曾樸的續寫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比金天翮倒退這一說法確是很難成立的。

## 二、關於第二次修改和續寫

一九二八年曾樸在『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中談了第二次修改『孽海花』的主要意思：

第一，是為了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事業，時期提得太早了。……相差幾至三十年，雖說小說非歷史，時期可以作者隨意伸縮，然亦不宜違背過甚，所以不得不把他按照事實移到中日戰爭以後，既抽去了這麼一件大事，篇幅上缺少兩回的地位，好在這書裡對於法越戰爭，敘得本來太略，補敘進去，並非蛇足。第二，原書第一回是楔子，完全是憑空結撰；第二回發端還是一篇議論，又接敘了一段美人誤嫁醜狀元的故事，仍是楔子的意味，不免有疊床架屋之嫌，所以把他全刪了。其余自覺不滿意的地方，趁這再版的機會，也刪改了不少。

筆者在把經過曾樸第二次修改的真美善本與小說林本對照後發現，其情況和曾樸所說的大致相合。事實上真美善本第七回至第二十四回僅是局部或個別文字上的修改，很難說與小說林本有多大出入。改動較大的祇是第一回至第六回以及第二十五回。以下擬對這些改動作一些具體的分析。

A、「真美善本」中有關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的描寫和贊頌在第四第五回裡確實不見了。但這段內容並非被刪，而是被一字不漏地搬到了修改和續寫後的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回中。可見那種說真美善本把「熱烈同情孫中山的民主革命主張的改、換的換」<sup>(1)</sup>並以此來證明曾樸的保守和頑固的說法是缺乏一定的依據的。

B、「小說林本」的第二回發端的反對科舉制度和封建君主專制的大段議論和美人誤嫁醜狀元的故事及妓女報讐的迷信故事被刪去了。對此，曾樸在『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中作了解釋，說明主要是為了避免重複，是純粹從藝術上來考慮的。但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往往從客觀效果上來追究曾樸的責任，硬是說是由于曾樸的思想倒退了，才會把這些反對科舉制度、反對封建君主專制的内容刪去。這樣的解釋實在是很難令

人信服的。關於這一點，曾樸在『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中也說得很清楚。他在文中這樣寫道：<sup>(2)</sup>「這書還是我二十二年前……一時興到之作，那時社會的思潮，個人的觀念，完全和現時不同」。在這裡，「那時社會的思潮」說的是一九〇四年這一段歷史時期的反對科舉制度和反對封建君主專制的思潮。可是社會發展到一九二七年，這早已成了歷史的陳跡。所以曾樸在這次修改中，有意識地刪去了。如果認真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即便是在修改後的『孽海花』中仍保存着若干對於封建科舉制度批判的描寫。如第二回中描寫同治初年時，一班知識分子，在清廷對外科地，對內鎮壓革命，屠殺人民的情況下，還是死抱住舉業不放。庚申事變後，清廷為了安撫人心，舉行順天鄉試，這些士子們就欣然雲集北京，歌功頌德，一點也不管外國對我國的鯨吞。這都從側面控訴了封建科舉制度的害人之深，把這班知識分子弄得麻木不仁，國難當頭，還在那裡舞文弄墨，爭當狀元。至於小說中大量的對立憲的鼓吹，對革命的同情，無疑都是針對封建專制的。因此上可以說，尽管曾樸在修改時刪去了個別片段，但在整體思想上還是基本保持了原來的進步性。

同時，我們不妨再考察一下曾樸當時的其他作品，就會發現曾樸當時創作的『魯男子』等一些作品中也反映出對封建科舉制度和封建專制的強烈批判。因此可以說那些批評曾樸的思想倒退的說法也是根據不足的。至於那個妓女報讐故事被刪，除去藝術上的原因之外，恐怕與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的批評有關。胡適曾說這故事「帶有迷信意味，仍是老新黨口吻」<sup>(3)</sup>。曾樸也認為胡適「批評得很合理，也很忠實」<sup>(4)</sup>。實際上，整部作品由于刪去了這段迷信故事，在思想性上比小說林本大大地進了一步。

C、在第三至第五回中主要加敘了三件事：第一，補敘了法越戰爭，講述了劉永福帶領的黑旗軍英勇抵抗法軍的鬭爭，痛斥了清廷中一班醉



生夢死的達官貴人。第二，加進了一個猖狂名士曹公坊的描寫，因此金雯青等人的活動，雖大体按原樣照搬，但總少不了公坊了。公坊與雯青是十年前的患難之交，連着唐卿、珥齋，當時号称「海天四友」。公坊雖然才華出眾，爭奈屢試不中，結果祇能南歸。第三，加了一段龔定庵與明善側福晉太清的艷史。

從這些加敘中可以看到，無論是歌頌法越戰爭中的民族英雄，還是痛斥那班昏庸無能的大臣，都比小說林本要高出一籌。比如在第六回中罵威毅伯（影射李鴻章）的一段話，真是淋漓盡致，大快人心。他罵「祇可惜威毅伯祇知講和，不會利用得勝的機會，把打敗仗時候原定喪失權利的和約，馬々虎々逼着朝廷簽訂，人不知鬼不覺依然把越南暗送。總算沒有另外賠款割地，已是他折衝樽俎的大功，國人應該記念不忘的了。」<sup>[16]</sup>而對曹公坊這一作態名士的刻画，無疑是更有助於讀者看清這一類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從而能更加深刻地理解這個時代的社會。其次，關於龔定庵和太清之事的描寫，也祇是暴露了清朝上層社會的混亂，具有一定的認識意義。

D、把陳千秋出場的時間、地點、及在場人物等都改了。小說林本的陳千秋出場是在金雯青中了狀元以後，地點在上海，在場人物是王子度、雲仁甫和金雯青，且「私運砲火之事」還未發。真美善本則改成了他已亡命日本，時間是在簽訂馬關條約時，在山口裁判所出場，由日本人天鼓龍伯保護，此時「私運砲火之事」已發。

改動的理由作者已經說了，因為要使人物品出場符合年代。這裡還有一點值得引起注意，就是加敘了陳千秋未亡命日本時，與日本進步人士曾根等人的交往，描述了日本人民對中國革命的熱情支持和援助。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比小說林本進步。再說，小說林本中，陳千秋把着重點放在對封建科舉制度的批判上。他說「這狀元二字，不曉得埋沒了我

們國裡多少少年英雄。」<sup>[16]</sup>他還說，現在「緩進主義都用不着，唯有以霹靂手段，驚醒二百年迷夢」。<sup>[17]</sup>真美善本則通過陳千秋之口肯定了「王紫詮派向太平天國獻計的闢方名士」和「蔡爾康派替廣學會宣傳的救國學說」。<sup>[18]</sup>在這裡，陳千秋還說道：<sup>[19]</sup>

同鄉裡大家推崇的維新外交家王子度（影射黃遵憲），也祇主張廢科舉，興學堂；眾人驚訝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輝（影射康有為），不過說到開國會、興學堂，都是些撫牆摸壁的政論，沒一個揮回目的奇才。

這裡特別加進了對保皇派頭領康有為、黃遵憲的批判，其實也就是指出了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這比之以前顯然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

E、兩本第二十五回的對照，不少情節都作了更換，近于重寫。這主要出於重新布局的需要，例大刀王二的事被移到了三十五回。但他們仍有不少共同之處，例如他們都寫了聞韻高和章直輩去龔尚書家勸他拿定主戰的主意，都寫了龔尚書失鶴、尋鶴及其夢。至于在相同情節的不同具體描寫上，顯然真美善本要比小說林本好。這不但表現在增強了藝術性，而且提高了思想性。例如對於龔尚書失鶴尋鶴的種々，小說林本並沒有給予直接的批判。而真美善本借聞韻高的話說「當此內憂外患接踵而來，老夫子（指龔尚書）係天下人望，我倒可惜他這一段閑情逸致。」<sup>[20]</sup>這一句話，猶如畫龍點睛，點出了這一段描寫的實質在於批判當朝大臣的昏庸。再如寫直輩對龔尚書的夢的態度，小說林本中的直輩是這樣說的「那中間的王者，一定是今上皇最主持庚申和議的老敬王爺，那右首的儒將，是新告奮勇的湖南巡撫何太真，左邊一位更不用說了，必是個運籌決策、主持全局的人物。門生妄斷，除了老師，還有那個。」<sup>[21]</sup>真美善本則改成，當高中堂談了迷信災祥和龔尚書說了自己的夢兆不祥之後，直輩正色說道「兩位老師誤了。兩位老師是朝廷柱石，蒼生霖雨，

現在一個談災變，一個談夢占，這些頹唐憤慨的議論，該是不得志的文士在草廬吟嘯中發的，身為台輔，手執斧柯，象兩位老師一樣，怎麼好說這樣吞嗟嘆息的風涼話呢。依門生愚見，國事越是艱難，越要打起全副精神，挽救這個危局。第一不講空言、要定辦法。」<sup>(2)</sup>兩者對比，可見小說林本中直聾的話本身就帶有迷信色彩，沒有什麼很強的說服力。經過修改後則不然，這種慷慨激昂的話語，聽了不由使人為之一振，很有力量。

再者，真美善本雖然沒有了祖仲武一批清廷官員不顧國家危亡，依然看戲作樂一事，及趕三兒這個下層人民敢于在戲台上痛斥這班賣國賊的描寫，但由于代之以正面斥責，所以在客觀效果上是一樣的。如聞韻高痛罵道「這一次大局，全壞在威毅伯倚仗外人，名為持重，實是失機。」<sup>(3)</sup>還有高中堂的哀嘆也揭露了清廷上下的混亂，他說「但目前朝政，迴不如十年前了。外有樞臣把持，內有權璫播弄，威毅伯又剛愎驕縱如此，而且宮諱內訌日甚一日。」<sup>(4)</sup>其中還寫到國難當頭，可慈禧却還在弄萬壽點景，雖祇是一筆帶過，也足以見清王朝的腐朽。總之真美善本着力歌頌的是聞韻高等主戰派，而對清廷中的投降派是予以無情的揭露和痛斥，因此上筆者認為說真美善本的思想性減弱是很難成立的。

還有，第二次續寫，從第二十六回至第三十五回。中間少數情節如第二十八回的結尾和第二十九回有關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等是照搬了小說林本外，其他都是新作。在續寫中用了比較多的篇幅，寫了妓女傅彩雲的交際艷事，意在通過傅彩雲作線索，貫穿全文。在續寫的二十六和二十七回中寫了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兩宮的矛盾和揭露了慈禧的專橫。在二十七回中還敘述了威毅伯在日本簽訂那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在三十二回中的「義旗不振棄甲鷄隆山」和三十三回中的「保殘疆血戰臺南府」兩處，則寫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清王朝拋棄了我國的神聖領土臺

灣和臺灣人民的反侵略鬭爭。在三十三、三十四回中描寫了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同盟會的革命鬭爭和康有為、譚嗣同等人的改良派運動等。在所有這些描寫中，作者都力圖真實的反映歷史，並表達了反對封建專制和帝國主義的思想，暴露了上層統治集團的腐敗無能和社会的黑暗。

綜上所述，可以這樣說：從作品的本身來看，第二次的修改和續寫沒有削弱和減低作品的思想性，而且在不少地方恰恰是增強了。至于藝術方面是後來居上，那更是顯而易見的了。所以那種「無論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比不上原來初刊本」<sup>(5)</sup>的結論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 三、關於兩次修改和續寫的總體評論

關於兩次修改和續寫中還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問題，就把他們放在這一章裡一起論述。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增加了不少風流韻事。這也是引起研究者們批判的原因之一。

對於這些風流韻事，後世的學者也有比較中肯的評價。比如說羅家倫（一八九七—一九六九）在《孽海花》的「臺灣重印新序」中這樣寫道：<sup>(6)</sup>

作者在本文中表現得最深刻的是人物的描寫。他所寫的人物，「其人其事」大體都有所本。因為他於甲午中日戰爭前後，憑其洋溢的才華，盛年的英氣，周旋於北京的公卿名士之間，所以不僅飽聽其遺聞逸事，而且習見其生活形態，從而發為嬉笑怒罵的文章，自然更覺淋漓盡致。

這裡說的就是關於這些風流韻事的實際情況。可見曾樸筆下的風流韻事，並非象有些學者所說的那樣尽是些落後、腐朽、庸俗的東西。可以說他產生的效果還是比較好的，能使我們對這個社會有更深刻的瞭解。

此外，關於經過兩次修改和續寫的『孽海花』，劉大傑（一九〇四—一九七七）在他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中也有比較中肯的評價。他是這樣說的：<sup>(2)</sup>

因為作品忠於暴露現實，批判現實，加以他那生動流利文采豐富的文筆，實際的政治知識和生活實踐的豐富，使他在這書的文學價值上，得到了較高的藝術成就。……本書中關於傅彩雲的刻劃，雖覺得有些誇張，但對當日那些官僚名士的內外生活的描寫，確是淋漓迴蕩，情態分明，布局剪裁，亦頗見匠心，而這與曾樸本人之接觸西洋文藝作品也有關係。最可注意的，他的政治思想遠在李寶嘉、吳沃堯、劉鸚鵡等之上。他們都是站在改良主義的立場，來抨擊政治，只是消極地暴露，一致嘲笑革命黨的前途。但『孽海花』的作者，深切體會民族的嚴重危機和封建政權的必然崩潰，他又通曉外國文學思想，瞭解世界政治大勢，故其表現在思想方面者，是一種強烈的革命傾向。書中對於孫中山、陳千秋、史堅如一般人，都寄以深厚的同情；同時對於君主政體的黑暗，清朝統治者的罪行，加以諷刺和抨擊，顯示出他贊成革命的進步思想。在清末許多歷史的或是社會的小說裡，從沒有這種明顯的前進的精神。

從劉大傑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經過兩次修改和續寫的『孽海花』，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都是高出於同時代的其他作品的。筆者認為劉大傑對『孽海花』的評價確實是從作品本身的實際情況出發，因此上也是比較適當的。遺憾的是劉大傑對兩次修改和續寫的具體情況似乎並不太瞭解，所以對兩次修改和續寫也沒有作過什麼評論。筆者在此引用劉大傑的論述，祇是想提請讀者注意『孽海花』在當時所具有的進步性。

## 結語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對『孽海花』的兩次修改和續寫持否定態度的學者們對曾樸的評價是很不公允的。究其產生的原因，有以下兩點：其一是簡單地把作家的政治態度和作品的思想等同起來。表面看來曾樸在政治上日趨保守，且曾樸本身思想不如金天翮進步，所以就誤以為反映在作品中的思想內容也就會越越越糟，必然会把革命詞句與進步的思想內容大刀闊斧地剷除。其二是簡單地把作品中人物的語言作為作者思想的表露。這樣就把那些落後、反動的人物語言都當作曾樸的思想。如有的學者就認為曾樸在辛亥革命後近二十年的續寫本中還「宣揚君主立憲」「把挽救清王朝的希望寄托在光緒身上」<sup>(28)</sup>云々，就是運用了這一論證方法，把小說中寶妃等人的語言都作為作者的自白。殊不知『孽海花』是一部歷史小說，意在反映晚清三十年的歷史，為了真實地反映歷史，也就必然会把當時人們的那些語言帶進作品。由此可見，這樣的評價是缺乏一定的依據的。

總而言之，通過以上的對改作和原作的比較分析和兩次修改和續寫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的考察，以及對作者修改和續寫的動機所作的詳細的調查和分析，是完全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的：即經過兩次修改和續寫的『孽海花』的思想性並沒有減弱，相對來說，在有些地方反而是提高了。

## 註

- (1) (8) 阿英『晚清小說史』（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
- (2) 魏紹昌『孽海花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 (3) (4) 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小說史』（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 (5) (6) (16) (21) 同註2，頁數分別為：pp. 2~3, pp. 16, pp. 39, pp. 68.

- (7)(11) 同註2，見「前言」。
- (9) 曾樸『孽海花』楊家駱主編（世界書局、中華民國五十六年）見小說前所載的曾樸的『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一文。
- (10)(12)(13)(14) 同註9。
- (15)(18)(19)(20) 曾樸『孽海花』楊家駱主編（世界書局、中華民國五十六年）頁數分別為：pp. 51, pp. 333, pp. 333, pp. 275。
- (17) 同註2。見第四回。
- (22)(23)(24) 同註15。頁數分別為：pp. 277, 278, pp. 276, pp. 276。
- (25)(28) 「南京大學學報」（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四期）
- (26) 同註(15)見羅家倫的「臺灣重印新序」一文
- (27) 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下（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pp. 1284。